

黃  
檗  
山  
寺  
志

黃檗山志卷三

住持隱元琦重修

門弟子性幽編閱

僧

世所謂僧者圓顱方服已耳然而圓顱方服之  
倫有名足廁於天朝行堪垂於後世者何哉蓋  
慧命法身任綦重焉利生筏物績綦弘焉績弘  
而任重釋教所以鼎立於中天亘萬古而不昧  
者也試觀古來知識顯晦出處各有其時取予  
設施必以其道譜錄之記載良多曾圓顱方服

云乎哉識者於此盍三復夫張文定公之言

唐

開山正幹禪師

師姓吳莆田人得法於曹溪後辭歸至福唐黃檗山乃曰吾師受記遇苦卽止其在是乎遂結菴於茲爲黃檗之肇始云

右嗣法曹溪

斷際運禪師

師諱希運法嗣百丈闍之福唐人也幼于本縣黃檗出家額間隆起如珠音辭朗潤志意冲澹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

乃偕行屬澗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  
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卽褰裳攝波如履平地回  
顧曰渡來渡來師咄曰者自了僕吾早知當所汝  
脛其僧嘆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後  
到洛京乞食因一姬指往南昌見馬祖師至南昌  
祖已遷化聞塔于石門遂往瞻禮時百丈廬於塔  
旁乃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師曰巍巍堂堂從嶺  
南來曰巍巍堂堂當爲何事師曰巍巍堂堂不爲  
別事便禮拜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師  
曰不可教人斷絕去也丈曰我將謂汝是個人乃

起入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特來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辜負吾師序遠來之意願聞平日得力句丈遂舉再叅馬祖侍立次祖目視繩床角拂子我曰卽此用離此用祖曰子向後開兩面皮將何爲人我取拂子豎起祖曰卽此用離此用我掛拂子於舊處祖震威一喝我直得三日耳聾師聞舉不覺吐舌丈曰子以後莫承嗣馬祖去師曰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戒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

丈一日問師甚麼處來師曰大雄山下採菌來丈  
曰還見大虫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卽  
打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  
一大虫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  
一日師後曾散衆洪州開元寺裴休相公一日入  
寺行次見壁間畫乃問寺主云畫是甚麼主云是  
高僧裴云儀象可觀僧在甚麼處主無語裴云此  
間莫有禪僧麼主云有一人裴遂請師相見乃舉  
前話問師師召云裴休休應諾師云在什麼處裴  
於言下有省遂復請師開堂及會昌二年裴廉鍾

陵自山迎至州憇龍興寺旦夕問道大中二年裴  
又廉宛陵仍禮迎至所部安居開元寺就宛陵建  
大禪苑請師開法以師酷愛茲山還以黃檗名之  
今諸方有謂黃檗者皆茲山始也裴一日以所解  
呈師師接置于座略不披閱良久云會麼裴云不  
會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  
吾宗裴乃贈詩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  
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杯今日渡漳濱一  
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  
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自爾黃檗宗風

盛于江表師接人機用孤峭所被皆上根中下之  
流莫窺涯涘唐宣宗大中三年示寂勅謚斷際禪  
師塔曰廣業嗣法弟子六人曰臨濟義玄曰睦州  
尊宿曰千頃兩曰烏石觀曰羅漢徹曰裴休居士  
惟義玄禪師爲正傳建立黃檗宗旨一時道播諸  
方而臨濟一宗屹起于此歷七百餘年代不乏人  
兒孫遍天下皆師源遠流長故能赫奕如是也師  
有宛陵集及心要二卷行于世

懶菴禪師

師諱大安號曰懶菴福唐陳氏子初受業于黃檗



山習律乘嘗自言我雖勤苦未聞玄極之理乃孤  
錫遊方將往洪州路出上元逢一老父謂師曰師  
往南昌當有所得師卽造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  
求識佛何者卽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得  
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  
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至犯人苗稼師  
自茲領旨更不馳求有同叅靈祐禪師創居鴻山  
師躬耕助道及祐歸寂衆請師接踵住持後住福  
州長慶大化閩城二十年唐中和三年歸黃檗示  
寂塔于長慶之楞伽山勅謚圓智禪師 古南巖下

鴻臚禪師

師姓翁福唐江陰人神宇標挺玄機幹運府宰請  
師主席黃檗寺叢萃毳容示教之外怡然自樂恒  
言夙債須償償盡則何憂何懼物我俱逍遙矣人  
皆不喻其旨及廣明之際巢寇充斥衆邀師逃難  
師曰捨生就死人之所難我若躡竄賊必窮追山  
林寧捐我命以活生靈是日雷雨晦冥須臾賊至  
師出寺外脫衲衣於九龍樹下盤石之上言曰誓  
不污清淨之地乃安常引頸待刃賊反問以國事  
師曰汝輩犬豕矣見龍頭必敗李村下逢虎狼遂

遭女兒手奚敢問大事賊怒戕師師神色不易白  
乳逆流迴而復合賊翻驚異羅拜懺悔迎師歸山  
門弟子景先閣維其屍收舍利七顆囊而寶之有  
篤信者以菽粒如數易之追之靡及遂往筮焉占  
之曰死生貴賤罔分吾卦在靡在之失寧失矣孰  
知其然也洎獲寘之于塔分七粒于琉璃器中瑩  
然光色僧清豁著文以紀德焉

玉問子曰師不以罵賊傳以罵賊傳者淺視師  
矣然卽此論之亦足見其曉然于生死也菩提  
不動順逆同觀人以本來洞徹見奇區區先見

之明得手後尋常事耳

吳鍾密曰禪學宗門了生死不及名節事余每謂朝聞夕可及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二語爲吾儒了生死處如鴻庥禪師臨難不苟免以犬豕罵賊死豈非仁人志士者乎山窓閱黃檗志取其有合于名教故特表而贊之曰九龍樹下夙因償不動巍巍試劍鋒白乳逆流心血赤人中鐵漢法中王

右法系未詳

後唐

黃山輪禪師

師諱月輪福唐許氏子志學之年詣本邑黃檗山  
寺投觀禪師稟教及圓戒品遂遊方抵淦水謁三  
峰機緣靡契尋聞夾山盛化乃往叩之山問汝名  
甚麼師曰月輪山作一圓相曰何似者個師曰和  
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山曰闍黎作麼  
生師曰還見月輪麼山曰闍黎恁麼道此間大有  
人不肯諸方師乃服膺叅訊一日山抗聲問曰子  
是甚麼人師曰閩中人山曰還識老僧麼師曰和  
尚還識得學人麼山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  
然後老僧還子廬陵米價師曰恁麼則不識和尚

也未審廬陵米作麼價山曰眞獅子兒善能哮吼  
乃入室受印依附七年方辭往撫州卜龍濟山隱  
居玄徒雲集師遂演唱夾山奧旨道聲顯著後歸  
臨川樂棲黃山謂諸徒曰吾居此山頗諧素志矣  
僅住十三年學者無虛往以後唐同光十二月廿  
一日示寂二十六日午時坐化壽七十二臘五十  
三塔于院之西北

右青原下

明

重興大休禪師

師諱大休莆田人結茅山中法從頗衆莆心鑑周

公聞其名遂往訪之先是師預語行童曰行有檀  
樾來斯宇其復興乎明日公果至與師語大合公  
慨棟宇之傾圯不足以嚴佛而居僧悉捐已貲重  
興之所需無巨細皆自莆航海而來於是殿閣從  
新一時崇盛皆洪武二十三年也塔幢幡峰莆狀  
元林環公爲記此蓋據心鑑公行略錄其大槩云  
右法系未詳

重興中天師

師諱正圓姓陳惠安人禮福州高蓋寺大菴爲師  
後過黃檗見祖剎凌替侵屬民間輒卓錫于茲誅

茅茨荆備歷辛勤堅志恢復竟還寺業什之二三  
乃構佛堂于大殿之址旣而思業大力微非帝德  
法寶難鎮弘基遂奮然赴闕奏請龍藏候命八年  
孤苦萬殊不少易其志卒以疾終于都下時萬曆  
庚戌年五月十六日也其後徒孫興慈興壽不替  
師志上請益堅神宗可葉文忠公奏遂得賜勅乃  
特靈骨歸天啓改元葬於大溪山塔迄今御典輝  
煌殿閣巍聳得非師之願深所致哉

密雲悟禪師

師諱圓悟字覺初密雲其別號也宜興蔣氏子依



樵爲業年二十有七負擔度山曲觸積薪于路忽  
有省日用昭昭然自是恒自返照雖穿城市涉俗  
緣不少間越兩年棄室又明年父送之龍池上禹  
門禪院投幻有傳公出家爾時師自覺心境兩立  
於古人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有礙請益公但云汝  
若到這田地便乃放身倒卧無別語又一日申前  
問公良久師不領公云可憐可憐師無語作禮而  
退嗣是日周旋左右惟聞叱詈慚悶交極遽危疾  
流汗二七日乃蘇已而掩關越三禩傳公入都門  
以院事屬師一日過銅棺山頂豁然大悟尋北上

觀公公問曰汝離我三年有新會處麼師云有公云有什麼新會處師云一人有慶兆民樂業公曰汝又作麼生師作禮云某甲特來覲和尚公曰念子遠來放汝三十棒師便出未幾辭公南邁公囑以書曰但適意處斷不可往不適意處作急走過恁麼行去不要記數待十字路口有個跛足阿師與汝印正我自來召汝師於是歸龍池登九華泛普陀陟天台歷覽吳越凡四載公召之歸問曰汝這幾年曾見什麼人師以脚打地手拍膝公曰汝在外幾年一點氣息也無師云和尚疑則別叅時

年四十有八一日公集衆陞座付師衣拂師辭不受公曰汝何意思師云直待和尚天年守塔三載然後可行則行當止則止又一日公曰老僧昨夜起來走一回把柄都在手裏汝等爲我扶持佛法師呈偈曰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爲賞罰公大笑師接來付火萬曆甲寅春二月十有二日傳公入滅師伴龕三年丁巳諸檀越方請開法乃繼席龍池辛酉冬曳杖長往壬戌乃住天台之通玄峰頂縛茅以棲丙子甲子夏四月鹽官文學蔡聯璧等迎住金

粟廣慧禪寺閱五載己巳古瓦顏椽聿爲寶坊是  
年秋僧隆宓隆瑞等同檀越葉益蕃外護林伯春  
卓冠林宗漢龔士龍修書請師住持黃檗明年仲  
春師飛錫來閩於三月廿七日入院甫一期而鹽  
官緇素賫書迎師歸金粟衆懇留不可遂以八月  
朔日出山回金粟辛未元日受阿育王請四月司  
理黃公請住天童然天童江南第一寶坊自義興  
開山宋宏智中興至此祖風陵夷極矣師作興修  
偈曰太白山下天童寺洪水漂流殿如洗普告四  
方諸檀那大家出手共扶起越十春秋禪林規制

全備共住僧衆三萬餘指衆益繁師忌盈滿乃出  
山曳杖渡江過紹興驥超和侍御畱別業四閱月  
問道如市應酬益繁壬午春遂至天台通玄四方  
學者日益盛七月天台百里之內居民咸見通玄  
峰四山變白夜有流光如火照耀巖谷初三日示  
微疾初五日手書復驥超居士初六日嗣法問疾  
至師輦頰曰汝忝爲一方化主奈何以我故頻頻  
往來騷擾諸山哉初七日晨興巡閱工作院務如  
故日午歸方丈語侍僧倦甚乃登寢榻卧少頃起  
坐跏趺未竟奄然示寂九月天童門弟子六十餘

衆迎龕歸天童全身塔于寺前山幻智菴之右隄  
師凡六建法幢其陞堂語要編成二十卷離爲四  
冊其闢妄據評辯天判語諸說編爲十卷離爲五  
冊與闢救說共刊行以壽於世剃度弟子三百餘  
人嗣法門人一十二位世壽七十有七法臘四十  
有四弘法三十年間風行草偃馳走天下宿衲鴻  
儒道滿神州名傳紫閣愚頑慕德率土欽風津梁  
百代永垂于千秋矣

費隱容禪師

師諱通容姓何俗諱懋澍邑之江陰松崗人也年

十四出家於鎮東三寶殿禮慧山爲師後同山住  
福州華林祖師殿時已十九歲便知有宗門中事  
遂發憤行脚初叅壽昌提狗子無佛性話一日昌  
上堂與僧問荅師在旁不覺激策身心如熱病相  
似看此話頭始覺綿密成片遽忘寢食至五鼓身  
世俱空詎頭脫落目前虛逼逼地遂走見昌云今  
日看破和尚家風了昌云有甚麼見處師便喝於  
是日用自作主宰遂往叅博山雲門古卓憨山然  
在雲門寂久後再返壽昌皆不能了手乃有偈見

忠云吾年二十五氣海吞佛祖不過古人關豈啻

今時路祗覺此一件事當陽披露不可指目但不  
體貼不能休歇每跌坐私謂若此如何了得死生  
忽然墜淚欲行脚又思諸方無人偶僧持密雲公  
語錄至師閱便知大有過人處必能了我大事然  
猶懼得失焉未幾傳悟公自江西往天台過寓吼  
山師聞之冒雨往謁禮拜起便問覲面相提事如  
何悟公以手中極大番菩提珠盡力照頭一打師  
云錯悟公立身又盡力一打師盡力一喝悟公祇  
管打師祇管喝至第七打頭顱幾乎打裂所有伎  
倆知見一切永釋直下似塊鈍鐵一宿乃辭去閉



開日用得力現前從前知見如布袋盛椎子一一  
敗露無一句可用及出關復往天台親近悟公一  
日公問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汝作麼生會師  
云水自石邊流出冷風從華裏過來香悟公云離  
了此又作麼生師云放和尚三十棒悟公云除却  
棒又作麼生師便喝悟公云喝後彈師云更要重  
說偈言悟公便休去又一日師問臨濟上黃檗不  
終夏而去途中却疑此事便回意旨如何悟公便  
打師亦打過日遂辭公回閩住山時天啓三年癸  
亥也有居士何行心慕行莊結菴于福州茶洋山

一延師住焉跨三年復移菴于鼓山別峰及戊辰秋  
悟公以書喚師至金粟欲立西堂師遽辭求進侍  
者寮明年春還閩中越八月福清縣緇素請悟公  
住持黃檗懇師引領遂同僧隆瑞居士林杰夫過  
金粟是冬悟公又命師執西堂事庚午春悟公應  
黃檗請仍立師領衆八月悟公回金粟師隨送至  
浦城公辭免值蔡居士移居于浦復就彼覓馬峰  
畱師棲止衲子雲從漸成法席癸酉四月僧隆宓  
等齋居士林朝龍薛秉鉉陳治安林有喜林正立  
夏春暉吳承啓龔士龍等書請師主黃檗法席九

月離馬峰於十月五日入院開堂三載語錄八卷  
刊行師嗣密雲悟公悟公嗣幻有傳公溯源曹溪  
爲三十五世孫

右臨濟宗

隱元琦禪師

師諱隆琦號隱元本縣靈得里東林林氏季子也  
父在田母龔氏六歲父客於湘未歸自是家產日  
耗難以攻讀至九歲入學十歲廢讀遂漸學耕樵  
爲業每靜夜與二三友坐卧松下仰觀天河運轉  
星月流輝誰繫誰主躔度不忒心甚惑焉然此道  
理非佛仙難明纔有慕佛仙之念意雖未決志在  
塵表無心於世十數年來所爲頗多顛沛年三十  
禮本寺鑑源師落髮有嘲者云東林也有佛邪師  
云嘗聞佛性遍週法界豈外東林耶嘲者嘆妙師

卽發願云此處若不精修佛行以壞法門生陷泥  
犁辛酉春領簿往京募化欲完此道場至杭適時  
仁師京回談及京中多事緣事遂止乃問仁師依  
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如同魔說如何消釋  
仁云三十年後與汝道師卽私忿意爲欺人太甚  
難道這兩句經有甚麼難會以待三十年耶便不  
同回山今日思之仁師此句大得力矣當時若依  
經解說一篇則被摩拏回山安有今日之事乎所  
謂靠將不如激將飄然遍歷名利第有一德可稱  
者亦依同住甲子春上秦住山積善菴景西主人

問路中還見有好人麼師云試指個不好的出來  
看看西默然師云不見道仁見爲之仁西又問七  
處徵心畢竟心在甚麼處師云且坐將茶來西無  
語師云下文還長付在來日正談及叅天台之事  
忽聞老和尚來應金粟喜不自勝私謂符我所願  
買舟同到金粟叅見和尚問學人初入禪門未知  
做工夫求和尚開示雲云我這裡無工夫可做要  
行便行要坐便坐要臥便臥師云蚊子多卧不得  
時如何雲云一巴掌師拜退致疑不決七晝夜經  
行坐卧無有間斷至第七日下午老和尚在匡祖

堂前過師擡頭一見有省便拜云某甲會得和尚  
掌中意雲云道看師便喝雲云再道看師又喝雲  
云三喝四喝後如何師云今歲鹽貴如米雲云走  
開不得碍人路頭師禮拜退日常自作主宰活潑  
潑地亦不請問亦無疑情至丙寅冬五峰爲西堂  
師豎拳云識得這個天下太平識得這個天下爭  
競如何決斷峰云這個從甚麼處得來師便喝峰  
云那裡學得來師又喝峰便打師再喝峰再打師  
喝兩喝峰打兩打衆謂老隱今日敗闕師云非汝  
境界由是坐不得卧不得氣噴噴地平日而行千

人之中不見有一人并不見有已身行至次早課  
誦維那鳴磬一聲忽覺身在此立課畢仍舊而行  
衆謂老隱着藥了直至第三日上午忽牕外一陣  
風吹入寒毛卓豎通身白汗大徹源底便知三世  
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情與無情盡在毫頭  
上了了分明無二無別不可舉似於人自證乃知  
心中甚喜逢人卽笑人謂老隱被魔所著師云非  
汝所知但記得經云若作聖證卽入群魔遂無喜  
色尋常如舊續知師知師所得謂峰云此子徹也  
乃喚進寮云汝有悟處試道看師云道卽不難只



恐驚羣動衆峰云但說何妨師卽打觔斗而出峰  
云眞獅子兒善能哮吼後卽出堂領火頭一日老  
和尚與衆論敬鬼神而遠之衆荅已師亦在門外  
立老和尚云汝進來說說看師進前豎火叉云離  
不得這老賊近不得這老賊雲打云汝作賊會那  
師卽拂叉出云賊賊庚午春本寺耆舊請老和尚  
至山同回寺領命漳南募化見東里王居士云請  
老和尚到山之意又到潮州草菴月餘師衣衫藍  
縷其主人疑非黃檗緣事不就占二偈爲別草鞋  
踏破已多年半似風流半似顛滿地黃金渾不顧

又拈白紙告青天其二試將冷眼向南看世道紛  
紛化道難三十年來無取舍相逢盡是鐵心肝卽  
回至漳聞老和尚有荅東里公書八月初一日歸  
漸漳州諸緣不交空手歸來益見山中淒楚則云  
檗山蒼翠疊層層難掩孤貧一個僧堪笑化工又  
未瞥春來秋去太忙生辛未春龔夔友夏象晉同  
石菴士講住獅子岩癸酉冬山中請費和尚主席  
命師爲西堂師辭不得遂就職和尚上堂師卽問  
打著昔時舊痛處于今猶恨棒頭輕請師末後一  
頓師打曰舊瘡癢上著艾進云恁麼則徹骨徹髓

去也師曰如何是汝徹底意進云時清休唱太平  
歌和尚曰只引得一半師卽禮退一日諸禪人頌  
百丈再叅馬祖一喝百丈耳聾黃檗聞之不覺吐  
舌因緣師目云總未妥在亦頌云一聲塗毒聞皆  
喪遍野觸髅沒處藏三寸舌伸安國劍千秋凜凜  
白如霜和尚卽圈出粘在法堂示衆陞座云吾有  
一枝拂子是從上用不盡的顧師云汝作麼生奉  
持師喝云放下着和尚云再道看師喝便出到方  
丈和尚下座進方丈師禮拜云適來觸忤和尚和  
尚舉拂云汝且將去行持師接着便打一拂和尚

云將爲報恩那師又打一拂便歸寮甲戌仲夏辭  
和尚回獅岩隱靜一日泉竭慮無水難以居衆在  
菴前大石上仰觀南畔壁巖之下懸松翠茂必有  
水焉攀藤剗棘而上果如其言就壁覘泉砌路得  
石巖間稍平處堪以寘目靜坐片時謂龔居士曰  
此處可結團瓢士曰和尚曰可某極力爲之是秋  
重陽之日起基冬畢工移錫居之內子夏本山同  
鰲江檀信奉侍御林公書請繼黃檗法席師慮德  
薄言微不宜應世力却之衆等虔請再四似不能  
免姑許之岩下有側石如舟遊者以不平爲嘆師

云時節若至自然平矣一夜坐石上持大悲呪三遍默祝龍天此去黃檗其道大行爲山增色此石可平爲微默坐炷香歸室次早黎明徒良哉報云奇怪奇怪石自己平師云不必說吾視已驗乃名爲自平石說銘爲記曰匪石弗平我心不誠心旣誠矣其石自平旣平且誠吾道大行以此靈驗刊石爲銘又一夕夢一老人長眉皓首荷甕負囊而入師云老老大大負累若此不亦勞乎彼卽放下出書幅單條並所負之物見贈而去醒爲玄生侍者說者云斯乃吉兆必有見微月終果法通尊使

送大衣一領源流書幅一封以表法信丁丑仲冬  
至山開堂拈香以酬法乳之恩越明年開龍藏三  
閱春秋以答賜藏之恩庚申正月八日建大殿越  
四載山門寮舍頗備甲申春往金粟省覲和尚五  
月至天童掃塔孟冬應崇德福嚴寺請乙酉春通  
政馬公請住長樂龍泉寺丙戌玉融鄉紳并本山  
耆舊接回黃檗示衆語錄十卷又錄二卷雲濤集  
一冊并行於世云

右臨濟宗

黃檗山寺志卷四

住持隱元琦重修

門弟子性幽編閱

法

上臺

小參

機緣

偈

序

啓

契

摩竭掩室毗耶杜詞不法法也而何嘗無法始  
鹿野苑終跋提河法無法也而何嘗有法所以  
貴法者妙悟於謦欬之表超脫乎色相之外默  
焉清淨絕聖棄智蓋其宜爾雖然法以言章固  
或有繇言而晦法緣言滯未始不因言而通後  
之學者其亦知正法有所在乎庶不致湮沒此

中也若猶未也劍去久矣奚事刻舟

斷際運禪師

上堂一則

機緣四則

上堂云汝等衆人欲何所求遂以拄杖趣之大衆不散師却復坐曰汝等衆人盡是噇酒糟僕恁麼行脚取笑于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圖他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個漢便從頂門上一錐看他若是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他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旣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甚麼却道無禪師師



曰不道無禪只是無師闍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  
四人坐道場得馬大師正法眼者止兩三人廬山歸  
宗和尚是其一夫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始得  
且如四祖下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有  
此眼目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  
但知學者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替  
得汝生處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纔見汝入門  
來便識得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  
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漢筭將去  
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

卽散去珍重

師因臨濟義玄問如何是佛法的的意聲未絕師便打如是三度問三度俱打濟皆不領旨遂辭師往諸方行脚去師指叅大愚濟到大愚愚曰那裡來濟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濟曰親問佛法的的意蒙三度賜棒未審有過無過愚曰黃檗恁麼老婆爲汝徹困猶覓過在濟於言下大悟曰原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搗住云者屎牀鬼子適來問有過無過如今却道佛法無多子汝見個什麼道理速道速道濟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托開云汝師黃檗非干我事

濟曰黃檗師曰汝回何速生濟曰祇爲老婆心切便  
人事了侍立師曰大愚有何言句濟遂舉前話師曰  
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濟曰說甚待來卽今  
便打隨後便掌師曰者風顛漢來者裏捋虎鬚濟便  
喝師曰侍者引這風顛漢叅堂去

師禮佛次時唐宣宗爲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  
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著佛求不  
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爲師便  
掌彌曰太麤生師曰者裏是甚麼所在說麤說細隨  
後又掌

裴相國一日托尊佛于師前跪曰請師安名師召曰裴休休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休禮拜

師一日捏拳曰天下老和尚總在這裡我若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捏僧問放一線道時如何師曰七縱八橫曰不放過不消一捏時如何師曰普

大安禪師

上堂一則

機緣二則

上堂云汝諸人總來就安求覓甚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擔佛傍家走如渴鹿趣陽燄相似何時得相應去汝欲作佛但無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淨衆

生之心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  
瀉山三十年喫瀉山飯屙瀉山屎不學瀉山禪祇看  
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把鼻孔拽轉來纔犯人  
苗稼卽鞭撻調伏旣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  
個露地白牛常在面門終日露迥迥地趣亦不去汝  
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見山河大地  
耳朵放光領采一切善惡音響如是六門晝夜常放  
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  
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  
教失脚且道是什麼物任持便得如是且無絲髮可

見豈不見誌公和尚云內外追尋覓總無境上施爲  
渾大有珍重

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汝用得使用  
僧乃脫膊遶師三匝師曰向上事何不道取僧擬開  
口師曰者野狐精出去

雪峰因入山採得一枝木其形似蛇于背上題曰本  
自天然不假彫琢寄與師師曰本色住山人且無刀  
斧痕

右南嶽下

月輪禪師上堂一則 機緣四則

上堂云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薦向外馳

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荆山而覓玉所以道從門入者  
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殿不施功魏邦絕  
心迹

僧問如何得見本來面目師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  
雞鳴

僧問如何是目前意師曰秋風有韵片月無方

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石牛水上卧東西且自

繇

右青原下

大休禪師

偈一首

據蒲周軫撰心鑑公建寺始末  
紀錄出

不立孤危不背宗水銀墜地鏡懸空道人看盡西湖  
景盡艇依然繫晚風

右法系未詳

客雲悟禪師

入院法語二則

上堂二則

入院至山門師以拄杖指云昔日遠祖斷際禪師從  
此出今日不肖兒孫從此入雖然出入不同要且同  
爲標格呈拄杖云大衆還見麼便入

至方丈師佇立云祇者些兒去處從上佛祖與人解  
粘去縛之所且道忽遇赤條條地來時如何正好與  
伊三十拄杖爲甚如此不見道青天也須喫棒

上堂拈香云者辭香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薰向爐



中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恭  
願皇圖鞏固帝道遐昌天下太平萬民樂業次拈香  
云者辦香收來刼遠舉處全真焚向爐中奉爲滿朝  
文武天下官僚本山護法請主并及遠近檀那伏願  
同明本地風光共證元初正體復拈香云者辦香不  
從他處得來祇向自信中拈出四回焚向爐中供養  
直隸常州府荆溪龍池山禹門禪院傳曹溪正脉第  
三十三世幻有先師傳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敷  
坐上首白椎竟師云隻葉扁舟泛海中乘風來到福  
城東洪波浩渺無餘事只作拋綸擲釣翁還有衝浪

金鱗麼出衆相見一僧出以坐具覆頂云和尚還會麼師打云一釣便上僧一喝歸衆僧問昨日金粟今朝黃檗金粟黃檗卽不問獅子吼句是如何師云看脚下僧呈坐具師便打僧喝師復打問如何是向上事師云黃檗山頂問慈雲彌布獅象駢臻和尚將何垂示師便打進云恁麼則無影樹下一枝華香滿大千世界師云切莫眼花僧禮拜師乃云口吞佛祖氣益乾坤刹海無餘大方獨步所以道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全機大用覲面提持若金翅擘海直取龍吞內僧無奏泊處衆生無迴避處祇要諸人各回光

相著眼自看便見透脫分曉驀呈拄杖云還見麼擎  
香几云還聞麼若也聞處精明見處透徹則聲色翳  
障全消聞見之元亦脫似透網金鱗通身踴躍正當  
凭麼時如何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復舉黃檗斷  
際禪師旅寓洪州開元寺裴相國一日入寺見壁間  
畫問寺主云畫是什麼寺主云是高僧相國云形影  
在者裏高僧在什麼處寺主無對相國云是處有禪  
僧麼寺主云有一人相國遂請黃檗相見舉前話問  
檗檗召云裴休休應諾檗云在什麼處相國于言下  
有省師云二大老激揚個事大似焦磚打着連底凍

自他不隔於毫端雖然如是簡點將來未免旁觀者  
哂且道誰是旁觀者良久高聲召云大衆還省麼苟  
省則知裴相國落處不省則祇知事逐眼前過不覺  
老從頭上來喝一喝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解制結制總不問不解不結一句作  
麼生師云舌頭原在口僧拂袖便行師云切莫亂走  
問三月安居今已滿歸家底事是如何師云看脚下  
僧頓足師云未在問如何是中元節屈師云今朝七  
月十五問大座當軒獨露本來面目豁開戶牖放出  
無位真人元是呈裏底爲甚人不識師云爲汝眼花

進云和尚道什麼師云道汝耳聾僧便出師乃云共  
來黃檗山聚首三個月愧我無法說白棒當頭楔不  
圖結良緣却要恨徹骨今朝各自行個個都禿極復  
云今朝七月十五家家追宗薦祖寺寺供佛供祖惟  
是本分衲僧却尚超佛越祖爲甚如是丈夫自有冲  
天志不向他人行處行便下座

贊隱容大師入院法語五則 上堂二則 序二首

入院至山門云盡大地是個解脫門且道從何處入  
良久從脚跟下入便進

佛殿云過去已過去未來猶未來現在作麼生坐斷

主人公向何處出氣容上座到者裏卽得大展三拜  
伽藍云叢林藩籬佛法金湯自受靈山囑付直到而  
今不忘且道以何爲驗看燒這一瓣香

祖堂云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盡在者裏日午打三更  
舉香云今日不肖兒孫到來一時捉敗便燒

方丈云釋迦在者裏掩室維摩在者裏默然古今天  
下老和尚在者裏橫說豎說容上座在者裏作麼生  
施設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遂據坐

當日衆請上堂師至座前拈山門請啓云披歷佛祖  
肝膽拈掇衲僧性命盡在個裡山僧不敢囊藏被蓋

特向人間拈出仰煩維那對衆宣讀維那宣疏畢師  
指法座云寶華王座爲衆兄弟顯本分事了也旣若  
眼見耳聞便可休機罷釣設或未然容上座錦上鋪  
花去也遂陞拈香云者一瓣香如天普蓋似地普擎  
蕤向爐中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壽萬歲萬歲萬  
萬歲恭願皇圖綿鞏固之休峻命衍基隆之運者一  
瓣香該羅今古統御人寰蕤向爐中奉爲滿朝文武  
天下官僚并及福清縣主諸位高官恭願福祿同滄  
海壽筭等喬松者一瓣香根苗有據不涉繁端蕤向  
爐中奉爲現前兄弟本山護法遠近檀那恭願同明

向上宗猷共證本地風光者一瓣香最初到處尋覓  
不得到手一旦到手便乃當陽披露不可指目末後  
遇著個沒眼睛老和尚伸手一捏直得脫白無光蕪  
向爐中專爲現住浙江寧波府鄞縣天童寺傳曹溪  
正脉三十四世本師密雲悟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  
斂衣就座上首白椎竟師云龍象衆目前彌滿第一  
義理合共知請出來吐露看僧問昔從黃檗去今向  
黃檗來請問和尚無去無來作麼生道師云頭頂天  
脚踏地進云去來且止黃檗消息如何師便喝進云  
砂盆雖破家風還在師云與闍黎無干問坐斷白雲



佛祖無處潛踪縱橫十字几聖不可等階意旨如何  
師云放汝三十棒進云恁麼則亘古長明祖燈增照  
去也師云閒言語問未離馬峰遍界風光騰瑞彩纔  
跨猊座眉間劍氣爍鋒鋒黃檗門庭卽不問祝聖報  
恩事若何師云天長地久進云九天閭闔開宮闕萬  
國衣冠拜冕旒師云阿誰不願進云一句了然超百  
億便禮拜師噓一噓問一線陽春曲繇來和者稀如  
何是陽春曲師云眉毛八尺長僧禮拜師云何不再  
進後語僧歸位問黃檗祖庭久寂寥蹉跎虛度幾春  
秋今日蒙師呈此令臨濟家風事若何師便打進云

焦麼則昔日臨濟今朝黃檗去也師云汝增我不得  
乃云全機展演一道提持蓋古覆今超聲越色突出  
報化佛頭拽脫娘生鼻孔向此辨明得去便可施大  
機發大用與銅頭鐵額敲枷打鎖超宗異目碎骨取  
髓天上人間解粘去縛佛祖場中抽釘拔楔所以道  
縱橫無碍殺活自由我爲法王於法自在正當恁麼  
時安家定業一句作麼生道拈拄杖按膝云橫按鎖  
鄒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復舉當時世尊初降生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目顧四方週行七步云天上天

下惟吾獨尊後來雲門文偃禪師云我當時若見一

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云世尊衍鐵牛  
機雲門明格外句雖則各露風規要且未合本據且  
道如何是本據底意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  
朝東卓一卓下座

居士陳治安林有喜林正立夏春暉吳承啓龔士龍  
等請上堂僧問身居學海意出雲霄花無戀影之心  
境不畱人之迹正恁麼時是何境界師云獨步大方  
進云如何是黃檗境師云十二峰高如何是境中人  
師云頂天立地如何是人中意師云自家薦取進云  
人境已蒙師指示人忘境寂事如何師云頂門劈開

進云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便打云還不知羞問色身  
非我我亦非真如何是本來面目師良久云會麼僧  
噓一噓師云鼓粥飯氣乃云眉橫錦繡披一念於古  
今日機銖兩融古今於一念非彼非此非遠非近卽  
躔離躔居世出世游歷宗家舉揚佛事道骨叅天仁  
風洽爾人天贊之有分緇素誦固無窮然而更要信  
得當人自己分上有一段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  
如此底奇特之事佛祖窮之不到人天贊猶莫及坐  
斷要津不通階級所以發明奇特事須是恁麼人要  
是恁麼人方明奇特事既若發明得去則與山僧拄

杖子同條合命且拄杖子初無多少奇特祇是風標  
獨立斬釘截鐵喚作山僧拄杖子却是現前衆居士  
喚作現前衆居士却是山僧拄杖子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正當恁麼時歸根復本一句作麼生道萬  
物盡資和氣力靈苗豈藉四時推以拄杖卓一卓下  
座

題白雲端禪師語錄序

遠祖白雲守端禪師於曹溪正脉自南嶽讓始源流  
至祖乃第十三世也示生於宋及其出世始末事績  
略載會元曩者通容行脚時閱方冊中有浮山遠推

重其發明臨濟三頓棒大有過人處因是覓祖全錄  
竟不獲一覩爲懷茲赴黃檗請有興化若雪禪人偶  
於店舖敗紙堆中拾得一冊被蟲蛀所食殘缺殊甚  
雖非全帙而亦嘗嚙得鼎亦有頌古試比聯珠僅存  
什一遂命侍者將聯珠內凡屬祖所著者盡書出合  
編以備觀覽然於錄內有字句因蛀缺減再全錄時  
依其補正時默宓公同峻初嚴居士發意受梓筆爲  
紀云

題虎丘隆禪師語錄序

曹溪源流第十六世祖虎丘紹隆師於佛果會下焉

知藏一日入室次果舉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難  
見見不能及乃舉拳問之曰還見麼祖曰見果曰頭  
上安頭祖聞脫然契證果叱曰見個什麼祖曰竹密  
不妨流水過果肯之自爾深藏履踐不露圭角有問  
果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哉果曰瞋睡虎耳過  
後出世有語錄當時人集以成篇不盛帙觀其威弘  
自若磊落精健睡虎之言益顯不虛方外多刻行獨  
於閩中少有見者故舊年於此山鏤刻便與縉素請  
閱按源流祖之降生於宋和州舍山人在高宗紹興  
六年丙辰五月八日乙亥示寂也嘗崇禎乙亥仲春

甲戌日第二十代嗣法孫通容拜書于黃檗丈室

隱元琦禪師

入院法語五則

上堂九則

機緣三書啓五篇 規文一則

入院至山門云從上已來閒門破戶一時八字打開了也且道關候子在甚麼處喝一喝便入

佛殿云巍巍堂堂坐斷十方正當與麼時好與三十拄杖何故不見道所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

伽藍堂云城塹三寶郎不無重振宗風如何著力舉香云一番提起一番新

祖師堂云西天四七眼橫鼻直東土二三寐語喃喃惑亂天下人無了時今日不肖兒孫活捉將來一盪



燒却

方丈云掩室杜口狼藉不少古今天下老和尚潑天  
潑地蝦跳不出斗琦上座到者裏又作麼生鶻拈拄  
杖畫一畫云破也破也擲下拄杖云放出一隊老古  
錐未證據者看看

卽日衆請上堂師至座前拈侍御心弘林公請啓云  
只者個爍破重關徹法源底逼得山僧無藏隱處今  
日不免對衆舉揚煩維那宣讀宣畢指法座云寶華  
王座流露眞宗我今更踏向上一着千聖俱立下風  
遂陞告香云者一瓣香藝向爐中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壽萬安伏願龍圖鞏固鳳曆長春齊壽  
考於芥子之城扇真風於拂石之劫者一辦香奉爲  
滿朝文武功勲及郡縣尊官伏願祿位高遷德風遠  
播者一辦香奉爲本山大檀越並外護諸居士伏願  
同明般若之正因共證金剛之固體者一辦香大衆  
會麼昔年在這裏落節今日向這裏拔本藝向爐中  
專爲現住浙江温州府永嘉縣法通禪寺傳曹溪正  
脉三十五世費隱容和尚用酬法乳之恩遂斂衣就  
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第一  
義第三世諸佛無著眼處汝等諸人作麼生觀試出

踔躐看僧禮拜師云勅點飛龍馬跛驚出頭來問祇  
園繇來古法席至于今請問和尚還有亘古亘今底  
麼師云坐斷乾坤僧禮拜師便打問黃檗家風舊今  
朝令轉新如何是新令句師豎拂子云會麼僧喝師  
云再喝看僧又喝師便打問陽春初臨法席三開和  
尚卽今將甚麼物示衆師拈拂子左一拂進云者個  
便是和尚爲人處麼師右一拂僧禮拜云謝和尚指  
示師云指個甚麼僧一喝師云且喜沒交涉問言前  
薦得屈辱宗風句後承當埋沒家寶正當與麼時教  
學人向甚麼處摸索師云鐵牛橫古路進云不是特

來呈舊面隨流一句事若何師擲拂子進云好女不  
著嫁時衣便轉身師便打乃云棒頭未點遍界全彰  
鼻孔下垂通身露布脫體承當得去直下頓超佛祖  
脫若未能山僧第二杓惡水潑汝諸人去也豎拂子  
云向者裏撥一線道不妨輝天鑑地耀古騰今這邊  
那邊七通八達便能運大鉗鎚施大機用攪碎佛祖  
頂額掀翻衲僧巴鼻有時孤峰頂上獨立有時百草  
頭邊踈跳在此非此在彼非彼一道平懷泯然無寄  
蕩蕩廓周沙界歷歷遍滿十虛正當與麼時共樂昇  
平如何話會野老不知堯舜力藜藿打鼓祭江神復

舉二祖阿難問迦葉云世尊傳金襴外復傳何物迦  
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阿難  
有省師云迦葉盡力提携只倒個門前刹竿然放倒  
且易扶起猶難還有扶起者麼如無山僧自扶去也  
卓拄杖云扶起倒刹竿不用纖毫力依舊豎門前千  
古明歷歷卓拄杖下座

開藏檀樾請上堂師豎拂云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  
羅總在這裡流出且道這裡從甚麼處流出脫若會  
去翻藏已竟 皇恩祖德一時酬畢若猶未然山僧  
向第二門頭展演去也大聖無名美流萬世大功不

宰勲業湛然所以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一言含  
萬有一句逗羣機廣羅法界以無遺細入微塵而靡  
間生民共沐恩光草野均沾利樂浩浩蕩蕩民莫名  
焉茲逢吉日良辰慶雲繚繞有大檀那進普利心命  
山僧登臨此座開大寶藏敷演眞乘言言見諦句句  
朝宗杲日昭回山川顯煥中天祖丹心畢露禁相國  
洪護儼然了三十年前未了之公案翻五千餘卷爛  
熳之葛藤以酬祖德用報皇恩且道政當此際如何  
著力等閒舒出娘生手撥轉如來正法輪下座

送化士上堂師云龍樓寶閣半傾欹搖拽雲中能幾

時特地掀翻重鼎建大家出手要撐持急着力莫遲  
疑事難方表丈夫兒拈來莖草千金重不是苦心人  
不知呈拄杖云會麼蓋覆乾坤只這箇頂天立地是  
由誰下座

佛誕恬生林居士等爲縣主凌公祝壽請上堂問曇  
花自天降偉人此日生爲瑞爲祥卽不問如何是不  
卽不離師良久云會麼進云恁麼則當陽普露遍界  
全彰去也師云如何是當陽意僧頓足師打云亂發  
作麼問九龍方吐水萬象盡聞香降誕右脇下求師  
大闡揚師云銀蟾初出海何處不分明乃云性海波

澄光吞羣象桂輪孤朗影現娑婆經云應以宰官身  
得度者卽現宰官身而爲說法應以菩薩身得度者  
卽現菩薩身而爲說法茲乃文佛降生之日正是賢  
侯華誕之晨且道現甚麼身而爲說法遂豎拂子云  
會麼一點水墨兩處成龍五日一雨十日一風德澤  
溢乎四海仁壽卓立千峰若論衲僧向上一着未離  
堦率猶較些子突出娘胎堪作甚麼那更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口喃喃道個天上天下惟吾獨尊敗露不  
少怪道雲門一棒打殺餵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雲  
門雖罷問外威權未免渾身泥水到黃檗門下一點



也用不着且黃檗尋常用個甚麼只有一雙窮相手  
未嘗低揖等閑人下座

羅山亘和尚至上堂師云進以禮退以樂暖日和風  
響殿閣出則弟入則孝青山綠水慶雲罩兩相扣擊  
破砂盆千古長空浩浩闊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  
聲無不到汝等諸人各各有眼必也堪聞且道羅山  
黃檗兩口無一舌撞頭磕額所談何事夜半太陽輝  
宇宙天明黑漆布乾坤下座

元旦上堂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等閒拈一毫頭家  
隆國泰信口道一句子草偃風行人間天上共沐恩

光此界他方鈞陶至化是以在天天中之聖在人人  
中之尊在物物中之貴在法法中之王且道在衲僧  
分上成得甚麼豎拂子云會麼爲瑞爲祥彌法界如  
雲如雨覆三千下座

辭衆上堂師云八載住持受苦艱呵風罵雨不安閒  
今朝帶水拖泥去十二峰頭展笑顏大衆且道笑個  
甚麼波裡橫行波裡睡幸然不沒小江間下座

再住黃檗林檀越請上堂西堂良也問黃檗開期慣  
用本分鉗鎚只如逢着超宗異目底人如何施設師  
云虎頭帶角出荒草進云恁麼則牙期本是舊知音

流水高山不用絃師云隱隱峰頭露一班進云今日  
林府設齋不比尋常茶飯因齋慶讚一句作麼生道  
師打云是尋常不是尋常進云直下分明師云祇爲  
分明極乃云陷獸機關妙乎毒手活人眼目所貴哉  
鋒鋒藏忽然入眼重重翳障淨盡消除手毒偶觸其  
機一切生靈俱在坎內然世間小小技術亦有神妙  
不測之功以利天下何況佛祖鉗鎚宗門牙爪一棒  
一喝一錐一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下轉凡成聖  
者乎故我臨濟見僧入門便喝德山見僧入門便棒  
又云夫叅學者不避喪身失命我在黃檗處三度問

佛法的大意三蒙痛棒如蒿枝拂相似而今再思  
一頓無人下手僧云某甲下手濟度棒與僧僧擬接  
濟便打看這老漢機用如逐風回火奔流度刃毒中  
之毒鋒上加鋒殺活自由亘赫千古苟承其宗須明  
厥旨豈可哶哶之仁經經之德詹詹之言屑屑之行  
混雜其間以玷從上綱宗邪茲乃結夏之期衆等請  
陞此座欲山僧舉揚正法眼藏於清淨大圓覺中一  
點出正知正見與諸人共知未審諸人還委悉麼  
掃却腥臊千萬里唯餘正脉永流通下座

縣主凌公請小叅師舉臨濟大師云有時一喝如金

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  
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喝一喝云是金剛王寶  
劍是踞地獅子探竿影草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大  
衆試判斷看若判斷得山僧拄杖子當堂分付擬議  
尋思劍去久矣那更形于問荅涉于語言彼此鈍置  
無有了期所以山僧尋常向諸人眉睫上輪刀走馬  
汝等諸人須向山僧脚跟下斬釘截鐵兩不相傷各  
無妨礙得到與麼田地正好孤峰頂上罵月呵風十  
字街頭拖泥帶水或順或逆或抑或揚激發個事接  
引後昆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且今日山僧

與凌公覲面相呈各出手眼一句作麼生道玉融風  
雅千年紹黃檗山輝一點奇復唱云逗漏不少

大殿上梁小叅云托出奔梁橫法界大開眼目耀乾  
坤都盧一座空王殿八萬四千解脫門正當與麼時  
撐持者撐持蓋覆者蓋覆且道阿那個作得其中主  
良久云兒孫卓立如麻栗沒量大人獨箇尊唱一唱  
轉身

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眼底無人一色新如  
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家無四壁不知貧如何是人  
境兩俱奪師云踏翻世界無踪跡如何是人境俱不

奪師云出門俱是看花人進云今朝值遇揮斤手遊  
刃忘牛世所希師云未知人境在

縣主凌公問與萬法爲侶政自難如何得不與萬法  
爲侶師震聲一喝云會麼進云未了師云還要第二  
杓惡水麼公無語少頃問云畢竟如何是不與萬法  
爲侶師云百花叢裡過一葉不沾身次夜茶次問昨  
日請教大師自見慚愧師云慚愧者誰進云親到黃  
檗來師云明日向甚麼處去公擬議師云來得去不  
得進云話頭明明爲甚鈞不起師云放下來公應諾  
又問百丈野狐話不落是不昧是師云山僧不打這

兩片皮進云不會師云江南江北問王老一狐疑了  
一狐疑進云爲甚麼又墮野狐身師云汝卽今是什  
麼身公無語師云山僧今夜亦墜異類中去也便作  
虎聲轉身歸方丈

有護虬居士謝雨入山師云嘗聞仙人會作詩仙書  
云佛何用詩師云天上無空腹神仙山僧今日與仙  
聯一首遊戲異日載志亦是勝事仙云請和尚先師  
云仙翁冒雨入山家士囑仙云和尚機速請荅仙停  
虬罔措師震聲一喝云擬議停機白雲萬里本是木  
作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莫瞞山僧好乃自聯云仙



翁冒雨入山家何事當機縮爪牙不獨渾身泥水濕  
片心攪擾亂如麻令侍者愛與仙仙齋後和云仙翁  
冒雨入山家爲喫趙州一碗茶莫怪無言爲擬議春  
霖洗落滿山花師云好個春霖洗落滿山花祇是遲  
了些復次韵云浮囊擊碎了無家竟日貪杯酒當茶  
出賣風雲誇好手爭如舌上吐蓮花

題禪林寶訓序

寶訓盛行江北大著吳中而閩粵師僧十有八九莫  
之見聞欲禪林之振道法之隆詎可得乎余昔行脚  
金粟時目之如獲至寶懷之有年雖不能力行抑亦

不敢須臾忽也是集始自明教老人終於懶菴大師  
於中三百篇皆從諸老真心中流出而其語言光明  
正大直截簡切真足爲萬世師法會之甚易而行之  
誠難也貴乎剪華取實急救像季流弊摧邪輔正恢  
復上古真宗澆漓之風旣息渾樸之道斯全而口耳  
流傳之弊悖逆無根之說曷由興哉余每欲刊行與  
衆共之所謂囊空弗克其事今玄生禪人鳩諸全志  
剞劂流通大有補於閩粵倘遇血氣衲僧磕着一言  
半句將來蓋天蓋地奚愁乎禪林之不振道法之不  
隆也非惟予願足此亦不辜從上諸老口門放大寶

光照耀天下也夫

題臣農歸事篇序

讀臣農卽事篇乃知百草頭邊泣露吟風淋漓感慨  
撼動天地鬼神擊起赤膽忠心雖林巒草野莫不號  
呼長太息者矣於戲有國有家有禪林者苟無這段  
骨氣者副心腸而能成立其事也夫臣農老翁荷儒  
佛有年今乃遯于桑梓日與村農野牧撫掌高歌拍  
拍是令爾其語言磊落逸性顛狂有時喝馬驅牛有  
時棒風呵月言人之所未言行人人之所未行知他凡  
耶聖耶儒耶佛耶耕耶釣耶試問高明緇素着一轉

語

請旦信法弟住黃檗啓

建立師宗貴乎莫逆心腹掀翻祖道妙在徹骨弟兄  
爪牙早已完全肝膽絲來共赤家裡人成家裡事箇  
中信向箇中傳恭惟法弟德涵海岳道契塵寰一脉  
長懸隱隱清潭霜夜月雙巒並峙重重流露洞中春  
泰法愛以來迎仰慈仁而許可因緣出現正值斯時  
賓主圓融莫非此際僧衆瞻風已久士紳渴化良多  
更與連展鳳巢允矣睂端增彩卽登獅座儼然錦上  
鋪華某等停候白椎親聆哮吼慶快平生之願滿足

曠劫之心庶浪子知歸山靈有幸

復海澄文長曾居士書

玄珠禪人賁居士手教并信物領謝領謝山野雖未  
面晤已知居士從正信中來乃能立志期情直至古  
人田地不敢一念退屈比按牛頭喫草者實雲泥懸  
隔矣又求直截開示山野祇得口挂壁上然居士未  
開口前合喫三十棒山野與麼道早已鈍置不少那  
更委曲開示展轉牽絆曷有了期且道未開口前過  
在什麼處合喫三十棒所冀着實體究無間閒忙忽  
于不知不覺處磕着山野棒頭敢保生死心七花八

裂木來面目獨露堂堂至於迎賓待客呼奴喚婢法  
法頭頭塵塵刹刹無非本地風光更于何物而可蒙  
昧者哉得到與麼時節速來通消息

筏鼓思王居士

所尊者道所重者法法道之所在捨身衛之非過也  
法道之所不在忘名事之奚益焉然今正值禪林秋  
晚之時破法沙門謬解宗徒靡所不至若非正眼決  
之恐被邪師所惑衛之事之有何補于法道乎是以  
我宗貴在眼正眼若果正日常行操則無顛蹶之患  
入佛堂與必也可期矣古僧問古德如何是正法眼

德云破沙盆且道是什麼意旨所與居士弗舍晝夜孜孜叅究畢竟是什麼道理脫若因地一聲便知山野棒頭落處而頂王之珠甚深微妙之法不待問人了了自明之矣囑囑

與鏡汭凌居士書

山堂夜話月初涼何處飄來一院香莫是東甌塵外客催人落草暗商量咦一念妄動百計無何造道緇素可不慎哉蓋爲居士昔日一問不帶枝葉屢屢觸人鼻孔不覺逗漏如此然山僧當時答處直截根源未審居士畱心否徹證否如徹證也便能掀翻巢臼

摸捋虎鬚則不被天下野狐津沫所瞞也不妨二六  
時中心心獨尊念念獨尊頭頭獨尊法法獨尊塵塵  
獨尊刹刹獨尊更有何物可爲伴侶哉然後獨踞公  
堂應機接物大用現前不存軌則一語一默一錘一  
拶決千古之猶豫斷未了之公案敲枷打鎖起死回  
生爲黎民福成差別智正是沒量大人境界非凡小  
可知也果到與麼田地不虛黃檗山中一面捨此別  
作生涯棄本逐末則直指之道莫辨何故吾宗貴在  
單刀直入切忌多途雜毒途多踏草不死毒雜必也  
難療唯冀高明裁決爲快



復不凋池居士書

來教謂末劫衆生無明濃厚卽入此門盡是識神搬弄求其絕後再甦千無一二誠如所論婆心雖切而義未妥何故一切衆生無明濃厚障蔽心目難入此門盡被識神搬弄無時休息故古德呵爲門外漢也苟入此門如賊入空屋失却偷心所謂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此便是入門樣子也又云今歲不上公車非是辭榮高尚實觀世味如嚼蠟據山野見處觀世味如嚼蠟正好上公車登大任儒佛並治家國晏然不惟人

圭坐致太平抑亦靈山付囑猶在矣更承妙象嘉刻  
併選禪髓見惠何以克當然山野住持事繁未暇覽  
閱第目髓之一字似未妙也蓋髓字係初祖將示寂  
門人侍側祖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其所得諸子  
各呈所得祖一一印訖唯慧可大師卽禮三拜依位  
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今門下不錄機語以古人方便  
義路爲禪髓而謂普被三根者實未能全被也上根  
聞之未免掉臂而去終不咬人言句中根自有生涯  
亦不隨語生解下根聞之若存若亡不無葛藤所絆  
如是則何普被之有哉殊不知宗門下貴在覲面提

持抽釘拔楔解黏去縛直令個個獨露本來面目而後已。有實法繫綴于人乎？故我臨濟老人三度問佛法的大意而黃檗三施痛棒至大愚處點破。乃云：元來佛法無多子。此便是瞥悟禪髓之樣子。不獨此老如是。乃至有祖以來莫不由此爲至要。餘者盡是皮毛。何足道哉！偶因門下一片熱腸不覺噉咀如此諒。直夫必受直言。故不敢紆曲以污直腸。彼此尚直則直指之道可通。不然總被識神搬弄至于驢年無有休歇矣。謹復。

規文

教外別傳肇自迦葉禪門規制始於百丈故我土自  
唐及宋以至於明凡有禪林者莫不遵而行之然行  
之至者禮義存名位正法道尊付囑弗妄而禪林振  
矣行之未至規繩不備師資混濫不肖者操其權賢  
者退其位私念一萌公事盡廢以致中外不睦禪林  
繇此削弱也苟忽而弗行則無耻之徒分房列戶靡  
所不爲縱有百千共住如惡义聚成外道法奚益於  
祖庭乎蓋黃檗係列祖之席先人不惜身命叩闕請  
藏爲重此席故感得天童金粟二老人闡揚大法醒  
覺羣迷重光祖道余愧不肖住持八載同諸衲子恢

後鼎建艱辛萬狀不知有身不知有名屢受無根之  
謗亦爲此法席故也若夫正見衲僧須擇正言行正  
事不爲邪魅所惑則祖法存焉祖法存禪林興祖法  
亡禪林廢所謂寧可無人不可無法也茲者聖制在  
邇本山耆舊全諸執事等須擇吉日起期定執事以  
存聖制一一依規而行倘有違者耆舊與執事公議  
擯罰則不愧同住一會亦不辜先人創制之本懷也  
乙酉年十月十一日寓龍泉丈室書

巨信彌禪師

入院

法語三則

上堂三則

小參一

入寺至山門云欲透祖師關須從這裡入喝一喝使

進

佛殿云佛身充滿於法界大衆切忌踏著遂大展坐具三拜

方丈云居祖室行祖令任是銅頭鐵額到來直教不存性命卓拄杖震威一喝便起

當日耆舊同大衆請陞座師云古路同行祖庭同入步步相隨心心相印了無異緣亦無二念如空合空如水投水直下薦去多少省力其或未然山僧不惜眉毛爲諸人通箇消息良久云回家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卓拄杖下座

開堂拈戶部乾菴陳公請啓示衆云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盡在箇裡若向文彩未彰時會去不待形言苟或未能不妨重新宣過維那宣疏畢指法座云要提無相毘盧印須向千峰頂上行遂陞座拈香云這一瓣香彌綸萬有統御人寰焚向爐中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萬歲萬歲伏願天下太平萬民樂業這一瓣香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奉爲滿朝文武天下官僚本山請主護法檀越伏願福同滄海壽等喬松這一瓣香數載向外追尋一朝這裏翻身今日人天衆前次第二回拈出專爲現住浙江嘉興府海鹽縣金

粟廣慧禪寺傳曹溪正脉三十五世費隱容和尚用  
酬法乳之恩遂斂衣就座上首白椎竟僧問大開爐  
鞦逼得無位真人處沒裁身請問和尚如何著脚師云  
待案山點頭卽向汝道進云只如龍得水時添意氣  
虎逢山勢長威猙又作麼生師云一任踣跳乃云當  
陽揭露正體全彰祖令旣行千差坐斷所謂法隨法  
行法幢隨處建立以虛空爲爐鞦將須彌作鉗鎚情  
與無情一火煅出直得上無攀仰下絕已躬如天普  
蓋似地普擊拈花要旨從斯揭露面壁宗風因爾昭  
明所以道神光不昧萬古殺猷入此門來莫存知鮮



知解若絕不假修持然雖如是祇如今日開堂祝聖  
一句作麼生道萬邦有道歸王化四海無虞樂太平  
卓拄杖下座

戶部陳樞越入山請上堂師云相逢便拈出未舉應  
知有撥轉大法輪同伸一隻手法輪一轉一切皆轉  
轉煩惱爲菩提轉八識成四智轉穢土爲淨邦轉萬  
物爲自己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  
成聖如斯舉唱尚落今時須知當人分上離名離相  
絕聖絕凡淨裸裸無依赤洒洒獨露這裡見得徹去  
不妨隨處作主遇緣卽宗其或未然萬古碧潭空界

月再三撈攬始應知下座

安執事小叅師云法席由來古今朝令轉新主賓雖  
互換元是昔時人所以建立門庭弘通祖道須是其  
中人方能徹底荷任豈不聞懶安佐靈祐黃檗輔南  
泉是以古人於法爲重於身爲輕在我衲子分上應  
須磊磊落落事事無碍始得作麼生說個事事無碍  
底意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

請隱元禪師回山書

彌生平疎懶不堪爲人師範素作支遁計以養病軀  
黃檗祖席非法兄道德光大莫能振其弘規此月初

間有書辭檀那會請法駕回山以安常住慰四衆之  
望自可期到山方知出遊連江適羅山執事接某回  
泉不及親迓法駕候到山恭趨座下以聆清誨餘容  
嗣布不備